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尚書全解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頴號拙齋侯官人少從呂居仁遊累官宗正丞辭禄家居潛心著述博攷前後諸儒之説以成是書脱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録僅得其半書肆急於刊鬻遂

以偽本足之故朱子謂洛誥以後非林氏所解夏僎尚書解徵引之竒之説亦止及洛誥以前盖當時麻沙婺州諸刻皆非其書之舊至其孫畊始訪得建安余氏所存真本又得葉學録家藏寫本參互攷覈去偽存真之竒書解於是始有全帙自宋迄今流傳日久又佚其第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刋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

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載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放勳為推而放之陽烏為地名三俊為常伯常任準人皆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辯析同異貫串史事覃思積悟原始要終自有宋諸儒之釋尚書未有能過之者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摯有足以自傳者矣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全解序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關百聖而不慙質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茍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甲之説為可從以乙之説為不可從以乙之説為可從以甲之説為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關

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為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㫖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之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𤣥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為簡書此說不然古

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

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偽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註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偽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閒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

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歎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閒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

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肜日均高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葢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城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

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畊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郡齋修刋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先拙齋書觧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吕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録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鋟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先拙齋遊者録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此志莫償畊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慮間汩汩科舉業由

鄉選入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三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閑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今觀文陳公虛齋今文昌趙公參考講求摳趨請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娶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少侍親官於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於林呂之學虛齋亦倣朱文公辯孔安國書著本古數得互相詰難其間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攜書說拾

遺一集示余蠹蝕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曾從拙齋學親傳之槀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鋟本參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鋟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鋟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令兒輩作大字本謄出以元集歸之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刊一本謂之三山林少頴先生尚書全觧此集蓋得其真刋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

余亦未之信因徧索諸鬻書者乙巳仲春一老丈鶉衣
銜袖踉蹌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爲君求得青氈矣
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即倍
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較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
後至卷終皆真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僞矣
朋友轉相借觀以爲得所未見既而明暫攝鄉校學録
葉君真里之者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
東萊同時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

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證驗矣嗟夫此書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畧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真贗曉然信而有證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略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

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説蓋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
唯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先拙
齋裒集該括自壯及耄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
始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証我先君家授
受中更散亡極意捜訪竟無從得畊恪遵先志又三十
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及得宇文私録又得余氏新
刋全解又得葉學録家蔵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眞贋參
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

豈易云乎哉昞既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先君縣丞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廢墜斯文故久鬱而獲伸與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之歲石鼓冷廳事力甚微學廩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學輪奐鼎新書版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我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為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入之積因郡

庠憲臺撥鏹之羨搏學廳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工以
此全書亟鋟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版以千計字以
五十萬計釐為四十卷始於己酉之孟冬迨明年夏五
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
舛偕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為善本
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孝孫廸功郎衡州州
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舛謹書

觀林君耕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

若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為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廼知始於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於尚書尤注意即少頴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真世不得見其全書為恨先生之猶子諱子冲登癸丑科為南豐簿嘗分教盱江再轉為丞僕頃在庠序尚及識縣丞公於丈席縣丞公在盱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逸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齎志以沒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明始克摹就豈其

書之泰阨固自有時耶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脉其功大矣縣丞公尅志世其學而略不獲施於用至畊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庸繪畫畊字耕叟為衡州教授曁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淳祐十年七月既望後學盱江鄧均拜手書於湖南漕司湘山觀

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一　　宋　林之奇　撰

堯典　　虞書

昔在帝堯

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鄭氏云昔在者使若無先之者唐孔氏云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據代有先之

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此說未是書始於堯典云昔在帝堯謂書無所先堯可也至冏命言在昔文武宣書亦無先之者乎五帝序云惟昔黃帝法天則地正與此同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漢孔氏曰言聖德遠著其說甚善大抵說經之體貴不費辭如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雖多亦奚以為哉是以古之人其說

經也以約為難不以多為難昔孔子之解經其言愈約其意愈明如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於本文外加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詩意昭然如日星又何必以多為哉如孔氏云聖德遠著聰明文思聖德也光宅天下遠著也一言之間豈不簡而盡哉大抵聖德當其妙藏諸用之時而觀之運於無聲無臭之間不可得而見所可得見而形容者惟其顯諸仁而已聰明文思皆其德著見於外而

可見也其視明其聽聰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此四者之充實於一身而其輝光所至塞乎天地之間蓋其德之著見於外而可見者漢孔氏云聖德遠著可謂約矣於約之中有深義存焉學者未宜以淺近而盡言也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遜遁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遜于位非謂逃遁而去也蓋厭倦萬機之務將

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而嬗焉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堯典之序有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者蓋二典皆虞書也虞書紀舜之事而推本其所得天下於堯故序其事於堯典實為舜典張本正杜元凱序左傳所謂先經以始事是也

堯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也古者序自為一篇故史官以此二字為題孔氏既引序冠於篇首因存而不去其

竊謂篇首既書堯典而又存此二字則為衍文當於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下空一行曰若稽古帝
堯乃為得體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

若稽古者孔氏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王氏云聖
人於古有可稽者有可若者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
曰字為胡越之越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同此說甚善
當從李校書之說程氏云若稽古者史官之體發論

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若考古其人之事言之下篇云若稽古帝舜若稽古大禹若稽古皐陶皆謂考古其人之事為如此也蘇氏云史之為此書也謂吾順考在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蓋此四篇若稽古其人下皆有曰字故二公之說如此其說比先儒為優然而此皆虞書也虞書謂堯為古可也禹皐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則此說不通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為堯則

下加曰字又為難說如允廸厥德臯陶之言也謂若稽古臯陶曰可也放勲重華文命以下非堯舜禹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不行此說為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放勲李校書曰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禮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凖推而放諸西海而凖推而放諸南海而凖推而放諸北海而凖鄭𤣥云放猶至也謂堯有大功也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勲之謂也此說甚善孟子以放勲為堯號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徂落屈原曰為重華而陳詞孟子屈原既以放勲重華為堯舜之號而後世以類推之遂以文命為禹之號然允廸不可為皐陶之號其說不通世人多疑之諸家之說皆不然某嘗謂鄭少梅曰史官作史之時蓋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人因史官有是稱遂以放勲

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號然允廸不可為臯陶之號故不可以為稱正如子貢之稱夫子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蓋稱夫子之德如此後世遂稱夫子為將聖與此正同

欽明文思安安

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為大功者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為大功也大抵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而

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稱其德之著者而言之也欽明文思者蓋言帝堯之德著見於外其行已也欽其遇事也明外則有煥然之文內則有淵然之思此言與序大抵相同然序則言聰明文思此則言欽明文思蓋史官便於文體而序述也前言聰明者言堯能分明邪正得虞舜於側微卒授以天下故言聰明欲與下文讓于虞舜文勢相接此言欽

明文思者意與下文允恭克讓相應皆隨宜立文非有深旨於其間也孔氏云安天下之所當安然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而行之非事於勉强修為若孟子所謂性者也

允恭克讓

唐孔氏云在巳既有四德其接人也又信恭能讓允恭者謂恭出於誠實非於聲音笑貌之間如文王所

謂懿恭是也克者能也經稱湯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又曰克寛克仁詩稱文王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皆謂能其事也彼有望塵雅拜揺尾乞憐非不恭也允恭安在隱公之遜桓丁鴻之遜弟非不遜也克讓安在恭而允讓而克所以獨稱於堯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即所謂光宅天下也立政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四表謂四海之外也格于上下謂上際于天

下蟠于地也曾氏曰光被四表則與日月合明而照臨之功無不被格于上下則與天地同流而覆載之功無不及此説盡之大抵論聖人之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是以聲名洋溢乎中

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則人之所共聞而共見也至如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則非史官所得形容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前既言堯之德其見於充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可謂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克明俊德大學曰自明也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此二說不同而李校書以謂前既言堯之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不應於此重述其德也遂以孔氏之說為是如經言俊民籲俊之類皆謂俊傑之士也大學之言漢儒所

作斷章取義云爾此說是也唐孔氏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此說大體是也九族當從夏侯歐陽氏以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孔氏傳謂高祖玄孫之親非也盖高祖非已所得而逮事玄

孫非已所得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係出於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為九族哉其既睦之九族若只本宗之一宗則其睦也亦不廣矣若以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則旁及他族而本族亦在其中則其所睦者豈不廣哉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

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内外之親晏子曰使吾父之黨無不乘車者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有凍餒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百姓者百官族姓也不謂百官族姓而謂百姓者但舉其大數而言唐孔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故言百姓蘇子瞻亦云百姓者蓋是時上世帝王子孫其得姓者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此說不然五子之歌曰

萬姓仇予豈唐虞之世始有百姓而至夏頃有萬姓哉平章者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世以宰相為平章事蓋出於此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之於字同當作於字讀竊謂當從子和之說如詩人稱頌威德曰於穆清廟於緝熙敬止於鑠王師同此言堯治功之成故以於變言也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

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親九族言以親
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不言以者曾氏云蒙上之
以也九族言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不言既
者曾氏云蒙上之既也上言以親下言既睦上言協
和下言於變時雍此盖古史交互立文以見意無異
義也夫九族者堯之九族也必得明俊德之士而後
親者李校書曰親親治之始也然所以至於治者非
賢人其孰能任之後世用非其人而父子不相保者

有之況九族乎此説甚善如漢武帝用一江充而太
子諸王皆死巫蠱之禍唐明皇用一楊國忠一日而
殺三子使其當時用董仲舒張九齡輩豈有此禍哉
此章盖前之所言者謂堯以誠明之性格物致知正
心誠意以修其身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而又能舉天下之賢才而與之共治故能施于有
政盖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者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能施于

有政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親九族則九族睦矣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矣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来動之斯和疇克爾邪使夫子之得邦家亦若是而已矣

乃命羲和

程氏曰前既言堯之克明俊德始於敦睦九族以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又言立政紀綱分正百官之職以熙庶績而事之最大㝡先莫若推測天

道明歴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未有不本於此盖人君之治天下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紀綱分正百官明天道以制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論堯之德盡在於此矣自帝曰疇咨以下著其事以見堯之聖此説甚善言黎民於變時雍繼以乃命羲和與周官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下言乃立天官冢宰乃立地官司徒之類同唐孔氏云乃命羲和者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

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此論爲當義和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吕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

黎是以堯之羲和即顓頊之重黎是也葢羲承重和承黎唐孔氏云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謂羲和為氏族則不然如下云咨汝羲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義氣以為羲斂仁氣以為和日出之氣為義義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者陰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説哉此不可行也

欽若昊天

孔氏云昊天者元氣廣大也欽若者敬順也爾雅曰

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鄭氏謂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王氏云天色可見者蒼蒼而已故於春言其色氣至夏而行故於夏言其氣情至秋而知故於秋言其情冬位正乎上故於冬言其位皆鑿說也孔氏云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稱之此說甚善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

廣大則曰昊天仁覆閔下故稱旻天自上監下故稱上天據逺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說與孔氏合最為得之

歴象日月星辰

欲欽若昊天者必有其法歴象日月星辰此其法也歴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以日月星辰之久近紀歳月之先後也象者璣衡也所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星者四方之中星也角亢氐房心尾箕為
青龍凡七十五度斗牛女虛危室壁為玄武凡九十
八度四分度之一奎婁胃昴畢觜參為白虎凡八十
度井鬼柳星張翼軫為朱雀凡百一十二度共為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則日月所會也正月會
於亥其辰為娵訾二月會於戌其辰為降婁三月會
於酉其辰為大梁四月會於申其辰為實沈五月會
於未其辰為鶉首六月會於午其辰為鶉火七月會

於巳其辰為鶉尾八月會於辰其辰為壽星九月會於卯其辰為大火十月會於寅其辰為析木十一月會於丑其辰為星紀十二月會於子其辰為玄枵星與辰一也據其人之所見而言之則謂之星據其日月所會而言之則謂之辰鄭氏以星為五緯辰為日月所會十二次者則以星辰為二然而此論欽授民時無取於五緯之義

敬授人時

孔氏云欽紀天時以示人也蓋天時茍不定於歴象則人事無得而興故堯先歴象星辰而後欽授民時也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夏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為人事而已以建寅之月授之故曰欽授人時此説雖近似然而改正朔始於周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説為不然謂古惟用夏正惟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觀此説則薛

氏之說亦不可用矣據人時但言民時也史記作民時其義蓋通自分命羲和以下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分命羲仲　申命羲叔

分命和仲　申命和叔

此一段皆是觀象作歷之法所以定中氣起閏餘也蓋必先奠方隅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於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

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也學者於此不可以他求惟求作歴之法而盡得之矣分命申命孔氏乃命羲和以下注云此舉其目下别序之以是知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即前之羲和馬融鄭玄王肅之徒云乃命者為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此説雖近似然上文言乃命羲和而下文言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之命乃是詳言歴象日月星辰之事非如周之六卿有治

教禮政等之異也前言乃命後言分命申命皆是錯綜其文以成義也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猶曰仲哭仲忽叔夜叔夏是也

宅嵎夷曰暘谷　宅南交

宅西曰昧谷　宅朔方曰幽都

此所以奠方隅也盖作歷之法必在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躔度欲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躔度者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之地為表識東曰嵎夷西曰昧谷南

曰南交北曰幽都四方既定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没測星辰之運行而歴象之法自此起矣古者設為土圭之法以測日景土圭之景七尺五寸景之中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短之至也丈有三尺長之至也其法必於地中之所日中之時施圭以度焉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景夕多風日東則景朝多陰據此下文有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則是以土圭測日景之法於堯時已有之矣欲求天地之

中者茍不先立土圭以測日景凖定四方之地則何以定天地之中此蓋作厯之始也嵎夷青州之嵎夷也在正東故東曰嵎夷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方相見之時隂陽之所交也故曰南交此説不然於東西曰嵎夷曰昧谷皆地名也不應於南方獨言其萬物相見之時其説為不類蓋南交即交趾也案史記五帝本紀曰黄帝之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来尚矣又厯象欲知日月

之食不食每於此候之唐一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
戊午朔據歷當食半弦自朔方至於交趾候之不差
是以知南方為交趾無疑矣交趾在正南故曰南交
宅西者隴西之西縣也在正西故曰宅西幽都舜時
之幽都也在正北故北曰幽都也四方既定矣然後
可以候日月之出没測星辰之運行以起歷法曰暘
谷昧谷孔氏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
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盖嵎夷之

方日出之地也隴西之方日入之地也據其地而言之則謂之嵎夷謂之宅西據其日月出沒而言之則謂之暘谷謂之昧谷將欲賔出日而餞納日故先定暘谷昧谷之地也幽都堯都幽冀在九州之正北也南方又宅於南交故不言曰也

寅賔出日　寅餞納日

賔釋文如字讀而徐氏謂之曰儐據孔氏云賔導也則音儐者是與儐相之儐同如賔出日餞納日盖將

以候日晷之早晚以驗晷刻之長短也寅敬也賓之餞之非實有賓餞之禮也唐孔氏云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出也導以引之因其入也從而送之各以其所宜立文其說是也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

平秩東作　平秩南訛

平秩西成　平在朔易

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

平秩平在者平均次序在察之盖所以候其氣節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二十四氣之類是也孔氏於南訛云訛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於西成言西方萬物已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於在朔易言歲改易於朔方平均在察其政則是以南訛西成朔易皆謂天時也至於論東作則謂歲起於東而始就耕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則此一方獨以農事言之案下文厥民析方是言分散以就農此但謂萬物發生於

東耳非取於農作之義也惟曽氏以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竝作爲證此可以補先儒之失

敬致

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若以爲敬致其教則何獨於南方言之以是知敬致者當是致日也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曰日官居卿以致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盖歴法欲候日月

之出没此以昬旦見於南方之中星以定晷度之所至謂之敬致與寅賔寅餞同但其文勢有先後耳如月令云日在營室昬參中旦尾中謂日在營室有昬有旦者此所謂賔出日餞納日也謂昬參中旦尾中者即此所謂敬致也賔日於東餞日於西然後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可得而知也敬致南方之中星矣然後星鳥星火星昴星虚可得而見也此二者可得而知然後分至之氣可得而定矣故繼之曰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為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

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亢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氏此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其何謂四方中星哉王子雍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日短仲月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季月也此說並與

歷家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氏皆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案歷家自北齊向子信始旹知歲法以古歷稽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昬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歷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蓋

仲春之月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昬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為春分之氣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於酉地初昬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為夏至之氣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則初昬之時虚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

為秋分之氣故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仲冬之月日在虛入於酉地初昬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方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為冬至之氣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春曰日中秋曰宵中蓋互文以見日夜之分也春曰星鳥夏曰星火秋曰星虛冬曰星昴者蓋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至於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

會言之自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至於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則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言之春秋言啟冬夏言正者亦猶春秋謂之分冬夏謂之至也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然猶以為未也而又以析因夷隩驗之於農事早晚故繼之曰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

厥民析　　厥民因

厥民夷　　厥民隩

孔氏云析者言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因者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夷者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孔氏此說不然也於夏既言老弱因就在田於秋又言與夏平則是三時之辭其言無異非說經之體也程氏謂夷者平也秋稼將盛歲事將畢民穫卒歲之實心力平夷安舒也厥民隩者漢孔氏云隩者屋也民改歲入此室處胡氏謂不然

以謂若如孔氏之說當作奥字讀爾雅曰室西南隅謂之奥孫炎曰室中隱奥之處據陸氏釋文云於六反馬云隩暖也冬寒民集隱暖此說為是既定民事之早晩矣此以為未也猶考物類之變化

鳥獸孳尾　鳥獸希革

鳥獸毛毨　鳥獸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允釐

百工庶績咸熙

孳尾者孔氏謂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希革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毛毨謂毛更生整理氄毛謂鳥獸皆生耎毳細毛此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爾故作歷者觀此則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鴈来之類者是堯典之遺法也至於是則分至定矣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然後閏餘又得而起王

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則置爲閏蓋閏月之置在無中氣之月中氣未定則閏餘亦未得而定前之所言皆爲定中氣而作既定中氣矣故以閏餘繼之夫作歷之法雖始於定中氣本以置閏歷之置閏其事爲大故更申言之咨者胡氏所謂訪問於善此說未然如咨汝羲暨和咨十有二牧皆勑戒之辭安得爲訪問於善哉據此咨字只當訓嗟蓋發語之辭與詩所謂嗟嗟臣工同

二字蓋通用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作歴之法也蓋作歴之法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過半而與日合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日之行也日一度其為十二月以三百六十日是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五百九十二并二百三十五是一歲日月所餘共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年十日為百九十日又十九箇八百二十七為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百九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令為閏月得七閏每月二十九日為二百三日又七箇月餘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為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是為一章之數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

章會統元運於無窮此四時所以定而歲功所以成也四時定歲功成然後百工可以允釐而庶績可以咸熙也允釐百工孔氏以謂夫允治百官爾雅曰熙興也郭氏注引此庶績咸熙為証則咸熙者衆功皆興也蓋中氣不正則閏餘不正閏餘不正則雖欲釐百工熙庶績而無所致力今也中氣定則閏餘正閏餘正則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蓋不期然而然爾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為生民之計可謂

急矣然堯不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作司徒而首命羲和定歷象正閏餘者蓋中氣不正則歷象無得而定茍三年而差一月則必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將以春為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熈不可得矣雖有益稷皐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於此耳邵康節云日月星辰堯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

不殊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五子之歌曰予將疇依揚子曰疇克爾咨嗟也疇咨嗟誰也若時者孔氏曰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而程氏謂堯老廣求聖賢以遜帝位之意故放齊以胤子朱對不與上文相連其說是也而王氏以若時登庸與若予采相對為言謂疇咨若

時者咨順天道者也疇咨若予采者順人事也此說則非若時登庸以謂順天道如皐陶謨曰咸若時罔命曰若時瘝厥官豈亦咨順天道也哉疇咨若時者誰能順是登庸之任蓋將授以天下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孔氏云胤國子爵唐孔氏遂以胤侯命掌六師胤之舞衣為証夫虞書上釆堯事為舜典張本則必推本舜之所以得天下於堯使朱果胤國之君則其事不應載之堯典其文全無所係也史記作嗣子

丹朱其說是也葢堯将禪位訪於羣臣放齊以常情揆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胤子為對正如漢文帝欲舉有徳以陪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冣長敦厚寛仁請建以為太子正此意也胡氏曰自古以来父子相繼放齊薦子於義為宜若有太子而不繼君位别求外臣以登庸揆之人情豈期至此誠以嚚訟遂致旁求此論得之丹朱而謂之胤子朱寀漢志堯禪舜使其子朱處於丹淵誤矣胤子朱啓明者

放齊以其為人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也然放齊雖以丹朱為可用而堯獨知其不可於是起怪之曰嚚訟可乎謂朱之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可以當此大器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此又見其嚚訟矣夫丹朱嚚訟而放齊謂之開明朱博士曰嚚訟生於開明君子順開明之性以為善可以無嚚訟小人因開明之性以為不善適所以為嚚訟而已矣

嚚訟可乎下文無所結者蓋將為舜典張本矣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疇咨若予采謂能順我事也程氏曰此別一時求人之事也驩兜曰都者堯既求人以順事驩兜將薦共工故歎美之曰共工方鳩僝功共工者蓋官稱也其人方為共工故驩兜薦之之辭曰共工方鳩僝功蓋方鳩僝功共工之職然也既為共工而又薦之者蓋

亮釆惠疇百揆之職也驩兜之薦將使堯大用也方
鳩者孔氏云能方方鳩聚見其功據此方字多與湯
湯洪水方割大禹謨皐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同皆是方始之方而先儒皆以為四方之方則失之
矣僝功者孔氏云僝見其功唐孔氏云僝然見之狀
僝之訓見無所經見說文云僝見也史記云方聚布
其功布功者是功之可見也僝之訓見意者亦將有
所出驩兜將薦其人方且鳩聚著見其功而帝亦知

斯人不可以若予采故又疑怪之曰靜言庸違象恭
滔天言此人不可當大用也靜謀也言與之謀則能
言試之以事則違戾為不可用如堯謂舜曰詢事考
言乃言底可績此則庸之而不可違也象恭者聲音
笑貌之恭似恭而非恭也滔天者據此文當是時貌
恭而心實滔天而滔天二字説者不同釋文云外貌
恭敬而心中實包藏滔天莫測蘇氏曰滔減天理曾
氏云誠者天之道也汩沒其胷中之誠故曰滔天審

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夫典之言滔
天一也豈容有異哉史記作似恭漫天孔氏云貌象
恭敬而心傲很若滔天而不可用也則其與下文滔
天為一意然而洪水之為害際天所覆滔滔皆是謂
滔天可也象恭云滔天其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
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
傳者誤書滔天二字然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闕如也
若欲以己意而增損聖人之經此近世學者之大患

不可為也

帝曰咨四岳

四岳孔氏云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馬唐孔氏云平秩四時之人因主四岳之事此說可信據舜典有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東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覲四方諸侯而考制度其首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夫其考制度既以律歴為先則四

岳為羲和四子必矣索方岳之人必用羲和之四子者程氏云古者天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以主其時之政在堯則四岳於周則六卿之職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遂以星歷為工伎之事而與政分矣此實至當之論而李校書據春秋外傳謂羲和為司馬氏之先四岳為申呂氏之先遂以四岳為非羲和四子夫自古帝王及列國世系其誑謬錯雜不可考信者蓋多矣如羲和即重黎

也而太史公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則是此數子既為司馬氏之先又為申呂氏之先又為楚芈氏之先則後世安所適從哉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稱少皡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羲和亦不得為一族也羲和非以為一族則司馬氏申呂氏芈氏同出羲和重黎亦或有此理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

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曽氏曰淈之詩曰淇水湯湯鼓鐘之詩曰淮水湯湯江漢之詩曰江漢湯湯故傳曰湯湯者水盛貌言其逆行而沸騰之謂也詩曰蕩蕩上帝又云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者言其泛濫然無畛域之謂也孟子言善養氣塞乎天地之間而謂之浩然之氣則浩浩然者言其汗漫浩然無涯涘之謂也此論皆是蓋堯將訪問能治水者則咨四岳言洪水之害曰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言此大水逆流而沸騰方且為害謂其泛濫然無有畛域山之高者則懷而包之陵之卑者則襄而上之汗漫浩然而無有涯涘也浩浩滔天者言其浸至幾天也洪水為害如此則斯民之被其害也為甚故下民其咨此咨與民咨胥怨同孔氏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此大水者將使治之故曰有能俾乂於是四岳同辭嗟歎薦鯀也僉曰於鯀哉以謂鯀能治此洪水之害也夫

謂之僉曰則四岳爲四人也春秋外傳云姬姜之胤出於禹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四岳爲四人也必矣說者必欲爲一人故韋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爲諸侯伯故曰四伯此蓋未嘗深考書史所載而曲爲之說旣曰僉曰又謂之師錫則四岳爲四人無可疑者何必曲爲之說哉四岳雖同辭薦鯀以爲可治水而堯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吁咈哉言其人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不可用者以其

方命圮族而已方命者孔氏云鯀性很戾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以方字為一義以命字連圮族之文非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也謂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其說可通圮族者程氏云毀敗族類傾陷忌刻之人也如左氏傳云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即此所謂方命是也傲很明徳以亂天常此所以圮族也岳曰异哉异已也异哉言已矣乎孔子毋言

未見其人必曰已矣乎如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皆歎其未見其人也此岳曰异哉謂其當時之人未有賢於鯀者也故曰异哉試可乃已蘇氏曰可以治水則已無求其他蓋四岳之薦鯀治水堯知其方命圮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足以信此故謂其可以治水而已安可以方命圮族而廢之哉四岳既以鯀為可用堯勉而從之以順四岳之意而試之也

故繼之曰往欽哉蓋順四岳之意而試鯀也夫堯之聦明既知鯀為不可用而四岳之請又從之者李顒曰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此論甚當九載績用弗成者鯀以方命圮族之故堯勉順四岳之請試使之治水然以歲月之久至於三考而終不能成謂之弗成者非無功也但無所成耳唐孔氏云鯀之治水非無小益衆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乎

三考之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
鯀障洪水而殛死得禹能終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
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此論
善矣然未若程氏之説為盡程氏云舜禹未顯當時
之人其才智未有出鯀之右故也四岳舉之雖無成
功見其所治亦非他人之所及惟其功用有序故自
任以強暴很戾圮族愈甚故惡愈顯而功不能成矣
當時大臣舉之天下信之而其才力又有過人者則

堯不得不任之矣使其當時大臣有過鯀者則堯亦不任矣此說得之矣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與夫九載績用弗成之下文無所總者為舜典誅四凶張本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序堯將禪位於舜所以為舜張本也朕在位七十載孔氏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此論堯之年數不知出於何書然而在漢之時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孔氏必有所據而云朕在位七十載而年八十六則耄期倦于勤矣將使四岳代已攝行天子之事故曰汝能庸命巽朕位猶言陟帝位也王荆公曰自下升則曰陟自外入則曰巽汝能庸命巽朕位謂汝能庸

我之命居帝之位攝行天子之事也岳曰否德忝帝
位堯雖使四岳庸命巽朕位而四岳辭讓不敢當則
曰否德言已之不德適所以辱帝位也說者謂堯欲
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謂四岳只是
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也夫既以丹朱嚚
訟為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
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
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諸侯

王昆弟有功賢臣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謂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欲禪位於四岳也謂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賢臣及有德義者皆舉有德正如堯之使四岳明明揚側陋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為四人哉曰明明揚側陋者蓋四岳既辭不敢當帝位堯於是使之舉其所知貴而羣臣賤而庶民苟可以當此位者則將授之也史記曰悉舉賢臣及踈遠隱匿者蘇氏曰明其高明揚其側陋言不擇貴

賤也其說皆是堯既使四岳明明揚側陋於是四岳同辭而稱薦不言僉曰而言師錫帝曰者重其事也鰥者無妻之稱舜年三十尚未娶故曰有鰥在下薛氏曰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此說雖可喜然據下文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即是妻舜之事出於堯之意將試舜以所甚難者若以有鰥在下為信則是以女妻舜者出於四岳之請非堯意也夫岳舉舜於側微之中未知堯之用否而先請以女妻之非人

情也竊謂此史臣增加潤色之辭因堯以女妻舜遂加有鰥在下於上以見其未娶爾正如湯誓泰誓稱予一人當桀紂在上湯武濟否時未可知豈宜遽稱予一人也哉竊謂皆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學者以意逆志可也虞氏也舜名也而或者乃以堯舜為謚故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淵泉流通曰禹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自周以前蓋未有謚以堯舜為謚者皆是附會之說也四岳既

舉舜以授帝位故帝曰俞然其舉也與曰吁者異矣
予聞如何然我亦聞之其人果如何也司馬文正公
有言曰舜自修於畎畒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所難
也舜在畎畒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所難也或者以
堯有予聞之言意欲禪舜故以禮讓四岳四岳不受
而乃授於舜此乃史官潤色之詞也因堯以女妻舜
遂加有鰥在下故孔氏於明明揚側陋注云明舉明
人在側陋者信斯言也則是堯之意欲其舉舜也於

有鯀在下注云舜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耻已
不若乃不得已而舉之信斯言也則四岳固不利於
堯之禪舜也夫古之聖人作事直已而行無事曲折
使其果欲禪舜則直禪舜矣又何必以禮讓四岳而
為此不情之事乎盖堯聞舜之玄德而未知其詳故
因四岳之薦而審其如何四岳聞舜之賢方欲薦之
適值堯之問而遂舉之矣故程氏云四岳堯之輔臣
固賢者也堯將禪位固宜先四岳四岳不可當乃使

明揚其可當者而或者多疑以為四岳可受則合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夫堯以天下之公器授人豈宜獨為之哉故必先命大臣百官以及天下有能過已者必見舉矣更相推舉卒將得最賢者然後授以天下曾氏曰唐虞建官内有百揆四岳堯得舜而納于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官惟賢時無百揆則官無隆於四岳四岳之賢於羣臣可知矣想其德未足以宅百揆故但為四岳而已則於庸命有所不

能亦可知矣古之人自知甚明其所不當受者雖與之天下不受也此二説者足以補先儒之失堯旣審問四岳舜爲人果如何故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所以可授天下者此也瞽者無目稱也蓋舜父名曰瞽瞍詩曰矇瞍奏公則瞍亦無目稱也以其無目故名曰瞽瞍猶云黒臂黒肩之類史記云盲者之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而孔氏謂舜父亦有目以其不能

分别善惡故時人謂之瞽唐孔氏曰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則是身有痼疾非善惡之事輒云盲者之子欲何所見乎此說非也四岳舉舜於側微之中故將言其為誰氏之子也若言其惡則下文曰父頑母嚚象傲已見之矣不應於上獨言不能分别善惡也夫盲之為痼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頑猶可言也無目而頑豈不愈難言哉父頑母嚚象傲謂舜之家有

此三惡也其父則心不行德義之經其母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則又傲慢而不友有此三惡而舜則能克諧其弟以孝於父母烝烝乂不格姦此實人情之至難也烝烝者曾氏云烝如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之氣可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故曰烝烝乂不格姦謂烝烝於乂而不至於姦惡也據此言烝烝乂不格姦則是舜未登庸之時瞽瞍與弟已能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矣彼謂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者此蓋萬章傳聞之誤也四岳既言舜能克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以此為可授以天下而堯猶以為未也且曰我其試哉將欲試舜以考其行迹也其所以試之者以女而妻之也女于時則孟子所謂二女女焉者是也曽氏云以女歸人謂之女春秋傳曰宋雍氏女于鄭莊公又曰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皆非

為之妻也故稱焉蓋古者士庶人一妻一妾舜以堯歸之二女其一以為媵非皆為之妻劉氏列女傳云舜身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以是知二女一為嫡一為妃非皆為之妻是以謂之女而不謂之妻觀厥刑于二女刑法也與刑于寡妻之刑同唐孔氏曰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薛氏曰舜之所謂諸難者無難于此釐降二女于嬀汭者王氏以釐降為下嫁此說亦可通

然而以釐降爲下嫁則是此一篇所載惟及乎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也刑于二女而使與舜典愼徽五典之文相接甚爲不備故不若從孔氏之說云舜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而不若曾氏之說爲尤善曾氏曰釐理也降下也二女之偶理之使有別故曰釐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故曰降嬀水名也汭水之北也舜之所居在是也時舜未登庸也雖帝女之貴必使之從夫而居孟子所謂使二女事舜於畎畆之中者是也

嬪于虞者如大明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蓋行婦道於虞氏也以其地名而言之則曰嬀汭以其氏族而言之則曰虞舜其實一也舜既能釐降二女于嬀汭堯曰欽哉美舜之辭也曾氏曰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欽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者此其為欽但可以掩塗人之耳目若在其室而與之居者則不可欺也故能釐降帝女而使之嬪于虞非能動容周旋中禮以刑之則不能與於此夫

四岳之薦舜将使堯授以天下而其薦之者不言其他而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之試舜将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觀之者不觀其他而唯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者盖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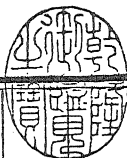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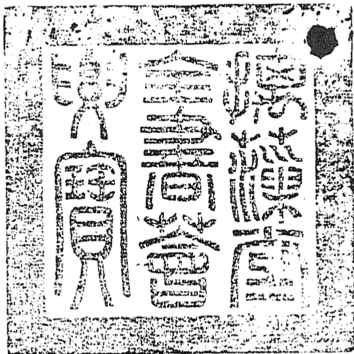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六頁前二行溫良恭儉讓讓沿宋諱作遜

今改

第三十九頁後八行吳王於朕兄也刊本吳訛梁

朕字脫並據漢書增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一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

宋 林之奇 撰

舜典　　虞書

堯典舜典皆虞書也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舜典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考其文意若終始相因之辭也蓋堯典終於四岳薦舜堯妻之二女將授以天下接於舜典歷試諸難以受

堯之禪故其序如此

虞舜側微堯聞之聦明將使嗣位歴試諸難作舜典

舜典

側微者孔氏云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又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以是觀之則知舜之其居側其人微一匹夫耳而史記案世本帝系以為堯與舜同出於黄帝黄

帝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如此則舜者黄帝之八代孫蓋帝之族姓也豈有帝之族姓而謂之側微者哉左氏傳載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信斯言也則是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尤不可謂之側微也故當以孟子及書序之言為証歴試諸難者自舜典而下是也舜之釐降二女事之至難莫難於此

堯將授以天下固斷然無疑矣而將協天人之望故歷試焉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堯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典曰重華協于帝二典相因而成書也蓋堯舜之德充實光輝之德充塞乎天地之閒初無異也而史官欲經緯錯綜以成文體故於堯典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後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蓋言堯有如是之德故能有如

是之輝光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而後言濬哲文明蓋言所以有如是之輝光也以其有如是之德也是皆錯綜其體以成文以見堯舜一道非善形容聖人之德美者豈足及此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程氏曰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恭恭欽也允信義也塞充實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而稱之隨其所取不必

同也故堯曰欽明文思夫子溫良恭儉讓要之皆是聖人之德美也稱之所以見其為聖譬如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要之舉其一則知其為寶矣此說甚善而王氏以謂堯曰欽明文思者成德之序也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者脩為之序也故於堯則言性之所有於舜則言學以成之此鑿說也據鼂山李校書已言其非矣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玄德也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此所謂升聞也自慎徽五典而下是所謂乃命以位也孔氏曰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蓋謂修之於此而升聞於彼也莊子曰以此處上聖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亢倉子曰舜之德之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所致也劉晏曰舜耕

而田者相遜釣而漁者相與當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此皆玄德之証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賔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慎徽五典而下合於堯典帝曰欽哉之文共為一篇至孔安國纂壁中書始釐而為二加乃命以位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為二篇雖釐為二篇然慎徽五典之文與帝曰欽哉之文辭意相

接其實一篇也故序言歷試諸難篇中言乃命以位
蓋堯試舜以難事凡歷數職皆能其官也慎徽五典
司徒之事也為司徒而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宅百
揆奮庸熙載之任也使揆度百事而百事莫不時序
賓于四門使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賓諸
侯于四方之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如詩
所謂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是也凡此所謂使之主事
而事治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烈風雷雨

弗迷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孔氏曰麓録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此説不然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則是當堯之時官無尊於百揆者大録萬機之政非百揆而何既已納于百揆矣又納于大麓必無此理説者以謂麓地名也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説者以謂麓泰山之足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不可得而見據上文愼徽五典而下既是主事而事治此必是主祭之事但不知

大麓之祭果何祭也王氏云古者易姓告代必無是理要之世代綿遠大麓之地與夫祭於大麓皆不可考惟孟子使之主祭之言為可憑爾烈風雷雨弗迷有二說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無有迷錯愆伏王氏因之遂以謂風之烈而雷雨弗迷者則陰陽不失序可知矣太史公以謂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而蘇氏因之遂以為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

有絶人者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與此二說不同太史公之言涉於神怪然而以理揆之亦有未安夫自慎徽五典而下皆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者是亦將試之試之之時使入山林川澤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視其迷與不迷乎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則合乎百神之說但既曰陰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也程氏曰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順惟孫博士推廣王氏之說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所可推者陰陽之氣矣陰陽以散而生風至於烈風則陰陽之極也陰陽薄而成雷陰陽亨而成雨雷雨則陰陽相成之極也陰陽之極多迷而不復常則為物之害聖人在上德足以當天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失其序此說粗通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既以歷試諸難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矣於是攝行天子之事而陟帝位者焉故且曰格汝舜格来也猶云来汝說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孔氏云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薛氏言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爾而其成當何如者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蓋唐虞官人之法必先察其言然後考其成功之稱否而加黜陟焉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曽氏謂以事考言之道以理言之則底可以效言之則考

不害績績不害考此說雖然非書之意也詢事考言底可績猶行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豈有考興績之異哉王氏云讓于德者有德之人也弗嗣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蓋以舜之命禹宅百揆而禹讓于稷契臯陶命垂作共工而垂讓殳斨伯與命益作朕虞而益讓朱虎熊羆命伯夷典禮而伯夷讓于夔龍盖濟濟相讓者唐虞之風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獲讓矣故於是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攝行天子之事也上日孔氏以謂朔日王氏謂上旬之日曽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此二説不同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大禹謨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此上日宜為朔旦特史官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朝會謂之元會元會亦朔日也豈有受命于神宗獨用朔日而受終于文祖獨不用朔日乎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朔

日也元日既不必為朔日則上日亦不必為上旬之日也曾氏以謂舜之受終其日不可以不卜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之日下言用朔日蓋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然而世代久遠時日之詳不可得而考曾氏之說亦不敢以為必然之論受終于文祖者舜受堯之禪終于文祖之廟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以謂堯受終于文祖李校書云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亦當屬之堯矣孟子曰堯老而舜

攝也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始堯命舜云汝陟帝

位而又言受終于文祖則是自此以後堯不復有庶

政矣此論是也文祖者堯之太祖也薛氏云受天下

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

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

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為堯則

文祖亦可指為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為必然之論唐孔氏云堯之文祖不可強言此亦慎言闕疑之義先儒忠厚蓋見於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者察也蓋與平在朔易之在同璿璣玉衡漢孔氏傳云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正後世之渾儀也璿璣者以璿為璣也玉衡者以玉為衡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象天可以運轉也玉衡橫簫也長八

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曾氏云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兩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為陵歷鬬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為變異此說是也渾儀自漢以來相承用之以至於今實唐虞之遺法也沈存中云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置於崇德以候垂象蓋古之璣衡也熙寧中予受詔典歷官考察星歷

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窺管候之凡歴三月極星方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窺管即玉衡也璿孔氏云美玉也王氏云美珠謂之璿唐孔氏從先儒之說以璿為美玉則從左傳瓊弁玉纓為証孫氏從王氏之說以璿為寶珠引列子有玉者方流有珠者圓折之言古詩云玉水記方流璿源載圓折穆天子傳云天子之寶璿珠以是璿為美珠此說不同然後世之渾儀既不用珠玉而用銅為之則古

之璿璣或以玉爲之或綴珠於其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云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既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己之當天心與否使其七政有失度則將奈何古之人授受之義自不然也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進退無所據矣孔氏於烈風雷雨弗迷下注云明舜德之合於天心則是舜未受終以前

已當天心矣至此又曰審已當天心與否其說亦自相違戾舜之受終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盖既攝帝位則將廵狩於方岳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堯之歴象日月星辰命羲和之四子方且考四方之中星而已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星日行一萬三

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二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惟其七政之躔度其多寡長短之不同如此故必以璿璣玉衡然後立法無差忒矣而王氏云堯典言歷象舜典言璣衡璣衡者器也堯典言日月星辰此言七政七政者事也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歷象即舜典之所謂璣衡也舜典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

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於是也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皆以攝位告也類者

孔氏云攝位事類其說不然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而為之蓋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也

非常祭而祭告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故謂之類武王伐商類于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

皆非常祭是也謂之類上帝者孔氏云以攝位告天及五帝盖五天之說起於漢而出於緯書詳於鄭康成康成之說曰昊天上帝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五行精氣之神也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黒帝叶光紀孔氏謂告天及五帝皆本於此而王肅諸儒皆以為不然王肅之言是也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二猶不可况於五乎天

蒼蒼而在上不可得而名言也自其形體而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必欲指其孰為天孰為帝抑何不思之甚也然而有曰昊天上帝又有曰五帝五帝者趙伯循曰凡帝必及於五帝者五帝之功多遂為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而祀之次於天帝此說甚是類于上帝但謂攝位告天矣而曰告天及五帝此皆漢儒之失禋于六宗禋者精意以享

之之謂也六宗先儒有九説孔氏曰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辰也水旱也而歐陽大小夏侯皆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謂天宗日月星辰地宗河海岱馬融曰天地四時鄭玄以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司馬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其説近於馬融而

孟康謂天地間遊神也紛紛異同幾於聚訟惟張髦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王氏程氏亦皆從之而二蘇獨取於孔氏而爲之說曰謂古者郊祭天地必及於天地間所謂尊神者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于上帝爲一禮耳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

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叙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者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此說為得之而謂從祀天地諸神之壇位則不然夫舜之以攝位告是亦即其常事而告耳若以謂從祀天地則泰壇坎壇之類皆當合為一處恐無是理也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盖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

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為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而蘇氏謂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髦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孔氏云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此亦本於祭法而

為之說也

輯五瑞

斂五等諸侯之瑞也案周禮玉人云天子執瑁圭以朝諸侯鄭康成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命圭圭頭斜鋭其冒當下斜刻之其刻長短廣狹如圭頭諸侯来朝以圭授天子天子以圭冒之刻處冒此圭頭其小大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有不同則圭是偽作以是知諸侯信與不信

猶今之合符也又曰天子以瑁冒天下之圭則與公侯伯之圭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此說為盡舜既居攝輯諸侯所執之瑞以冒之驗其信偽為之更始也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

既月盡二月也程氏云既月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者有先後故以既月而日日見之非如常朝會期於一日也此論甚當四岳則盡率方岳之諸侯

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

班瑞于羣后

言既已合符矣於是頒而還之使歸其國也唐孔氏謂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今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固是然謂與之正始則可與之正新君之始則不可咸丘蒙曰舜南面而立

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舜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盖舜雖受終于文祖其實攝行天子之事未嘗正名以為新君使舜正名以為新君諸侯皆改為舜臣則将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言正齊東野人之語

歲二月東巡守

孔氏云既頒瑞之明月乃東巡此説不然據上文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而後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則是覲岳牧而頒瑞者二月之事也孔氏於覲岳牧頒瑞以為盡正月内故以此既頒瑞之明月夫茍頒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何須更加既月乃三字

曾氏知其說不通遂爲之說曰覲岳牧頒瑞二月之事也而此須言正月者正朔三而改堯正丑舜正子舜未改堯正則載二月者正之二月也猶周官凌人言正歲十有二月同意此說雖順經文然改正朔之事出於周時唐虞夏之世惟以建寅爲正非有歲與年之異若周禮之所言也曾氏之說亦不可爲據竊謂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其中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廵狩考制度于四岳

非與覲岳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歲二月東廵狩狩者廵諸侯之所守也必以歲二月東廵者朱博士曰天子廵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岱者東岳泰山之别名也以其為四岳之長故謂之

曰岱宗柴者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既柴而望秩其序然也時邁之詩曰廵狩告祭柴望也葢廵狩之禮如此望秩于山川者望于山川而必秩之者葢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髙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得其所也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

肆與肆類于上帝之肆同葢於是始見東方之諸侯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葢所以考制度也漢

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此說為備而唐孔氏所說甚略曾氏之說尤詳可以補正義之未備者曾氏曰治歷之法協時月為最難又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為九十日常有餘故四時之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常期為有餘月之為三十日常不足故月一小一大而十有二月或但三百五十四日而已則常期為不足四時常期為有餘十有二月常期為不足故協之為難

審也如此并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恊之故十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三會謂之統三統合為一元時首月者也月首朔者也時月之朔由章會至於統元則至與朔合焉此之謂恊時月時月既恊則日不可不正盖日在天為度在厯為日則時月由此積焉故正之此說為盡舜之廵狩也必恊時月正日者春秋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受百官於朝盖

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歴之官天子歴官主頒朔於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之歴則不得自為歴必受歴於天子之國以其歴頒授於萬民堯既命羲和四子定閏餘而四時成歳矣故舜之居攝則巡狩而考制度於四岳考制度而先言協時月正日者懼時月之有差也周室衰巡狩之禮不講天子不頒歴於諸侯諸侯亦自為歴哀公十二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明年

春無氷杜元凱曰欲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無氷為災夫周不頒厯而魯自為厯當其無也則至再失閏及其有也則欲置兩閏以求合舜之考制度而先協時月正日者蓋慮此也

同律度量衡

律者十二律也六律黄鍾太蔟姑洗為陽蕤賔夷則無射為隂六吕大吕夾鍾中吕為陽林鍾南吕應鍾為隂十二月之氣同類娶妻隔八生子黄鍾生林鍾

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

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

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中呂十二律既備文之以五聲

播之以八音而樂成焉度者所以度長短也千二百

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謂

之五度量者所以量多寡也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謂之五量衡者所

以知輕重也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

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謂之五權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齊民信也老蘇權衡論云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令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槌石以為之富商大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較之西鄰則若十指然以此觀之則舜之同律度量衡其急務

也夫命羲和四子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至舜巡守考制度于四岳而又加之以同律度量衡者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歷之法同起於數洛下閎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以是知律歷皆自數而起既自數而起故度起於黃鍾之長量起於黃鍾之龠衡起於黃鍾之重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制

度舉不出於此矣堯歷象之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過同之協之而已以此觀之則四岳為羲和之四子信矣

修五禮

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唐孔氏謂歷驗此經亦有五事類于上帝者吉也百姓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禹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其意蓋謂當堯之時此五禮已備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要之人之交接不出於五者而已上言同律度量衡

此言修五禮者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也伊川云

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脩五禮也五等

之制古有之矣防其差亂故廵守所至必脩明也正

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禮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孔氏以五玉連上脩

五禮之文故唐孔氏謂不言脩者蒙上之修字也此

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方岳之下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横渠以脩五禮為一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為一句蓋得之矣案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其短長之數皆如其命桓圭長九寸信圭躬圭長七寸穀璧蒲璧皆徑五寸此之謂五玉三帛孔氏謂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案周禮典命諸侯適子未誓於天子則

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據此文但有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之文而不言其色至於附庸之君所執則全不見於經而孔氏云爾者孔氏采摭羣言古人忠厚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彼其於三帛斷然明言所執之人與其色其與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同稱略不致疑於其間必有所據而云耳鄭氏謂三帛者薦玉也必致三者之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

白繒此臆說也夫既已言五等諸侯所執圭璧於其上而又言薦玉帛於其下文豈不重複也曾氏以為皮帛羔帛鴈帛其說皆不通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是也一死者士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贄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義理於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皆從而為之辭穿鑿為甚如此等說皆無取焉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復還之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

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五器卒乃復亦猶是也而王氏謂諸侯有不能臣之義復之所以賔之也其說非也有曰五瑞有曰五玉有曰五器其實一也蓋史官之變文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岱宗禮畢則南巡守以五月至于南岳其柴望秩于

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八月西廵十有一月朔廵

禮亦皆然曰岱禮曰西禮曰如初皆史官之變文也

北岳禮畢然後歸於京師盖一歳而廵四岳也胡舍

人則疑之以謂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豈有萬乘之尊

六軍之衛百官之富一歳而周萬五千里哉此說殊

不然叔恬問於文中子曰舜一歳而廵守四岳國不

費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夫

惟儀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元朔六年

冬十月勒兵十餘萬北廵朔方東望緱山登中岳少
室東廵海上還封泰山禪梁父復之海上並海北之
碣石歷西朔方九原以五月至於甘泉周萬八千里
夫武帝儀衛可謂多矣徼求可謂衆矣尚能八月之
間周歷萬八千里而舜則儀衛少而徼求寡豈不能
周歷萬五千里乎胡氏之說不可為據既廵四岳而
歸於是告祭于藝祖之廟藝祖即文祖也或曰藝祖
或曰文祖特史官之變文也春秋桓二年公及戎盟

于唐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禮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禮也用特者用特牛以祭也薛氏云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制度可知矣必儉其用度而後可以廵守此說為善據此云廵守四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年而周四岳然後歸也鄭氏以孟月禮畢而歸仲月復往夫一年而廵四岳胡舍人尚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廵

一岳歸至於仲月復往則一歲間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此說不然諸侯朝於方岳之下於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之矣不應於此又言之也鄭氏云巡守之年諸侯来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分来朝京師此說乃得之周官之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巡四岳遂以五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行李往來之費皆可備也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必無是理五載一巡守蓋言巡守於方岳之下以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以至於如五器卒乃復之事而諸侯来朝京師則有此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盖諸侯来朝則訪問之使陳其言既言之矣則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之既著者則庸之以車服此但不止一時之事一人之身於其来朝敷奏以言使試其功便庸以車服盖待之以歲月之久則其未来朝也敷奏以言其既来朝也則或考其功功之有效者則旌其車服盖是總衆諸侯而言之於朝有此三者之事

也庸與格則承之庸之庸同盖言通用之也釆菽之詩曰君子来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此車服以庸之事也而王氏必以周官六功之説於放勲則引王功曰勲於此則引民功曰庸夫六功之説出於周官以是而見於堯典舜典之言非正義矣至知其説不通則迂濶而求合於放勲則曰功嚮於王於此則曰六功皆曰上之所報以民功為主薛氏所謂人本無病病從藥生此類是也

然唐虞之用刑賞有黜陟謂之明試以功是有其效
也若其幽而宜黜者鮮矣罰不足道也以舜之三考
黜陟而分北之止於三苗而已則宜黜者少於此可
見此說為美傳曰堯舜臨民有五蓋言唐虞之治惟
此五者為臨民之政所謂五者五載一巡守羣后四
朝之謂也蓋苟以封建為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
以不嚴舜五載一周四岳覲諸侯考制度定禮樂以
一四方之視聽其閒四年則使四方之諸侯分來朝

於京師考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之政令莫敢有異議者兹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及成周之時設官分職雖號祖述唐虞然而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則其法已不如唐虞之密東遷之後此禮皆廢天子不廵守諸侯不朝覲於是强陵弱衆暴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為不可行此盖未甞深考唐虞致治之績也

肇十有二州

典之所載雖紀舜事而先後不以相屬此又言舜既使禹治水之後更定疆界分天下為十二州也十二州者於九州之地擇其疆理濶遠者又增置三州三州先儒謂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蓋周禮職方氏載九州有并幽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先儒於此三者參較禹貢而於九州之外又得三州焉曰幽曰并曰營故遂以此充為

十二州然而世代久遠是非不可得而知馬融云舜以冀州之地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此說雖善亦是本職方氏爾雅而為之說未必有據然或近之矣

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封大也據左氏傳云封豕長蛇則封固可以訓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取其大者以為鎮若揚州山鎮曰會稽

荊州山鎮曰衡山之類耳先儒之說未為無據然封十有二山而言大十有二山則其為文不順據左氏傳云將善是封殖易曰不封不樹則封之為言封殖之謂也蓋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謂之封殖者非必於每州封一山之最大者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山刊旅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刊木而旅祭也濬川者洪水既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唐孔氏謂禹之治水通鯀為十三載則舜

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始封爲十二州也竊謂去古已逺時月之詳不可得而考然學者於聖人之經但求其意而已至於時月則不可設爲一定之論如禹之治水其時月最難考信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又曰鯀殛而禹興祭法曰鯀鄣洪水而殛死顧此數說則是鯀既殛于羽山已死然後舉禹而治水也益稷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

弗子則是鯀既死之後禹終三年之喪既娶而後治水也則舜攝之元年安得洪水之功畢乎觀此則治水功畢當在舜居攝以後數年也然舜之居攝次年則廵守朝諸侯考制度使洪水未平則此禮亦不可得而講也觀此則知治水功畢又當居攝之前而孟子又謂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凡此數說求之皆齟齬學者當闕之

象以典刑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爲長盖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苟不垂以示之使知所避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周官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爲畫象刑其說皆出於大傳與漢帝之詔此說

雖近似然以象刑為畫象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為不順而象刑亦有難治者荀子曰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服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理

流宥五刑

此盖象刑之目也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也流宥五刑者王氏謂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盖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故制為流法以宥焉

鞭作官刑扑作敎刑

鞭作官刑者以鞭為治官之刑也扑作敎刑者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刑法志曰唐用刑有五一曰笞笞恥

也罪之小者則加鞭撻以恥之此舜典所謂扑作教

刑是也二曰杖杖持也可持以擊之此舜典所謂鞭

作官刑是也要之此二者皆鞭撻之刑有輕有重之

不同其曰官刑教刑者此亦據大凡而言蓋教刑多

用輕者故以扑條之其實二者皆通用也

金作贖刑

蓋謂人有過誤入罪與事涉疑似者使之以金贖其

罪孔氏以謂黄金而唐孔氏謂古之贖罪皆用銅漢

始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其與銅相敵後魏以金為難得故大辟之罪其罰千鍰贖銅三百七十五斤然或用金亦不可得而知之也

眚災肆赦

自流宥五刑至金作贖刑此象刑之目也自鞭作官刑至於眚災肆赦蓋量人情之輕重也昔者聖人雖設為常法然必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故能刑期于無刑使過誤者得罰金而故犯者必不赦君

子不陷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苟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無刑之謂也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也李校書曰周官甸師之職喪事代王受眚災眚災古語有是爾猶言天作孽云耳其罪非已作或為人罣誤而入於刑猶論語所謂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其情在所可恕故其逋逃而未獲則肆縱之已獲而繫囚則赦宥之也春秋言肆大眚其實蓋本諸此

怙終賊刑

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此說不然夫以賊刑為刑殺之則是聖人用刑所以賊人也左傳載叔向之言曰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杜元凱云三者皆死刑昏墨賊殺與怙終賊刑文勢正同盖怙恃其惡者與終不能改者與賊害人者皆律家所謂情重故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孫氏云史官既言舜用刑之目於是又言其明德慎罰恤刑之意曰舜之用刑也欽哉欽哉是刑之為憂恤哉言其哀矜憂恤之至而或以為舜語非也此說為是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既言明慎用刑於是又論誅四凶之罪以見其用刑之當也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之幽州

幽州者先儒謂在州境之北邊也驩兜黨共工其罪同故放之於崇山崇山者先儒謂禹貢無崇山未知其處葢在衡山之陽葢者疑之之辭也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貪冒無厭不恤其民故竄之于三危三危在雍州也鯀九載績用弗成違戾圮族益甚故殛之于羽山羽山即徐州所謂蒙羽其藝也流放竄殛皆是屏之遠方也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而有放流竄殛之異者孔氏曰異其

文述作之體其說是也凡典之所載有一言而再言之者則必變其文如既曰正月上日又曰月正元日而又曰正月朔旦既曰五瑞又曰五玉又曰五器既曰文祖又曰藝祖南岳曰如岱禮西岳曰如初北岳曰如西禮及此流放竄殛皆是經緯其語以成文體非有異義也殛鯀于羽山說者多以為殺之遂舉洪範鯀則殛死之言為証是不然使鯀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羽山洪範所謂殛死者正

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太祖皇帝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太祖之言可謂得聖人之意矣盖舜之制為流法以宥五刑四凶之罪可謂大矣而止於從殛竄則終舜之世死刑未嘗用也史記云以見舜之盛德云耳四凶不誅於堯世而誅於舜之時何也程氏曰四凶在堯之朝知其惡之不可行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堯何因而誅之及舜登庸於側隱之中而居其上

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皆是棄之遠惡之地左氏傳云投諸四裔謂之四裔則亦是猶四處而言非必有南北東西之異太史公曰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竄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孔氏因此說遂以幽州為北裔崇山為南裔三危為西裔羽山為東裔夫四凶之罪貫盈而不可赦故投於遠惡之地而絶之其何以變東夷西戎南

蠻北狄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見弃於中國而可以變於蠻貊無是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者罰既當罪而天下心服之也據舜誅四凶在於歷試之初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在命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先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為証非謂先肇十有二州而後誅四凶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言舜之居攝二十有八年而後堯死也殂落死也蓋人之死也䰟氣歸於天故謂之殂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百姓如喪考妣言百姓之失堯如失父母也孔氏云言百官感徳思慕非也夫百姓有指百官而言之者若堯典平章百姓是也有指民而言之者若論語修已以安百姓是也此百姓蓋指民而言之言堯之徳及於民也深且久其崩也百姓若失父母無小

大無遠近皆然非獨百官而已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指其地而言之則曰四海指其人而言之則曰百姓其實不異也而王氏云聖人之政其施不能無厚薄則其報施之義亦不能無厚薄也此蓋曲生穿鑿無義理也夫謂百姓如喪考妣者非是處苫塊真如居父母之喪也但謂憂愁不樂也惟憂愁不樂則於三年之間遏密八音此蓋相因之辭無有臣與民之異也遏絕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人心歡樂則八音之奏和悅而無有厭斁苟其心一有所不樂則雖八音陳於前而心不在焉不知其為樂也堯之崩也百姓哀慕如喪考妣至於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蓋至誠所感自然而然非有刑政以驅之也竊惟堯舜之世有後世所不可跂及者二事驩兜共工之徒皆世之所謂大姦大惡立於其朝非惟不逞其姦而反為世所用此其所不可跂而及者一也堯老而舜攝者二十八年堯以天

子之尊不復以庶政自關而退處於上舜以匹夫之賤攝行天子之事歷年如是之久而讒間不生及堯崩舜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然後即天子之位内外大小無有纎毫之隙者此後世所不可跂而及者二也且如唐明皇肅宗親父子之間及肅宗即位明皇處西内而程元振之徒一肆其讒間則父子之間不啻如仇讎堯與舜初非有天屬之親而舜能率天下以事堯使斯民戴堯之心無有厭斁及其崩

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其為難蓋本試於諧頑嚚刑二女也枘子厚智不足以知此且謂堯不能使民忘之不能以天下授舜舜不能自係於民不能以受堯之天下且謂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乃是舜歸徳於堯史尊堯之辭此蓋以一己之私意測度聖人者也子厚之心術蓋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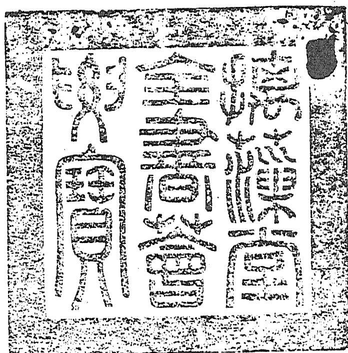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二

謹案第十一頁前六行玉水記方流刊本記訛氾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三行則欲置兩閏以求合刊本置訛致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一行勒兵十餘萬刊本勒訛勤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